

赵波著

再  
生  
花



海文艺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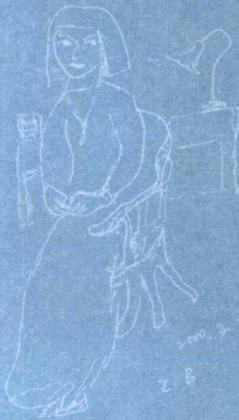


207008539

I247.5

Z296

# 再 生 花



白

2001.6.7  
2001.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70085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生花/赵波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21-2542-4

I . 再… II . 赵…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719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王志伟

插图作者：赵 波

封面水墨画：黄阿忠

### 再生花

赵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49,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5321-2542-4 /I·2003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687842

## 再 生 花

她在很多地方停留和离开过，  
她有脆弱的身体和疯狂的想象。

现实是关押她的空城，写作和恋爱是放飞的片刻。

她在现实中写作，在写作中恋爱。

总有一天她会抛开一切，追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走出去。

离开熟悉的城和人到远天和净水之间寻找理想。

寂寞？不。叹息？没有。

她活着。

只想和你切切实实相识，

从不见面，却了然在心。

我过的生活，够了吧。

我要的爱情，够了吧。

我什么都不要，够了吧。

还要什么呢，谨以此书献给爱过和还在爱着的人们。

所有在单调的生活中寻求感动的人们。

——作者题记

这个书名缘自于果味 VC 乐队的一首歌,许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略微的醉意中听这首歌,那个眼神伤感嘴唇微厚的男生在台上唱:让我罪恶的赞美,引起无端的是非,逐渐被惊恐实验,我想我需要机会,却让我黯然神伤徒然紧张。赋予我双重生命,膨胀释放,我预见那神圣的精灵,迷人高贵地向我凝望。

我在向他凝望,但我不是精灵。男孩的眼睛好像因为某种感动而好像充满潮湿。那是一双时刻会泪意充盈的眼睛。如果它流眼泪,那泪水会是温暖的。

他看不见我,台下有很多人,有很多双向他挥舞的手臂。

空气是潮湿的,如同季节正是蔚蓝的,如同年轻的时候歌中唱到的模糊的记忆。温柔纯净的爱情。

在那一刻,我想到了我,刚刚放弃了上海,来到北京,举目无亲,惟有一场恋爱前途不明。

我想着属于我的双重生命,犹如一朵再生花,在这潮湿的空气,回味的呼吸,那里有未完的奇迹,相遇在这意识花园里,迷幻的色彩,那里有微妙的刺激,物体旋转堕落,时间旋转堕落。像是一切都不存在,像是一切在梦幻中存在。像是一切都不存在。

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旋转,模糊,蒸腾,上升。

男孩的歌还在耳边继续。

## 第一章 介 绍

透过酒吧间暧昧的空气，先向你介绍这本书中的主要出场人物了：我，路路，还有小蛋糕。

我和路路以及小蛋糕是一个奇怪的组合，说奇怪，是因为我们这三个衣着漂亮的古怪宝贝都有着一张和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表情，我们彼此在内心恩爱万分，表面上却又是君子之交平淡如水，友好得毫无瓜葛。

### 1

可以先给你介绍一下：

二毛，就是我。因为从小喜欢三毛而起这个怪名，三毛写过一篇《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收录在《雨季不再来》一书中。我喜欢二毛的青涩，多情，任性，怪异的自闭，小小的孤傲和不可理喻。

所以，我叫自己二毛，这个名字像我的性格。

我不要做三毛，三毛预示着出名，但也预示着接踵而来的爱人逝去，芳华不再，疾病缠身以及最终的放弃生命。

明显的这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谁都有自弃的时候，但我不想把它弄得尽人皆知。

或许出名的代价就是让你老给人看和死给人看，当然当初也好给人看过，把风光给人看过，可老给人看和死给人看是为前者付出的总代价，是一场大戏终于完了之后的结局。

只是许多人不自知不肯承认罢了。



情欲  
在梦中表  
露无遗。  
人有情  
欲，才会有接踵而至的那么  
多爱恨情仇。  
——波儿

最好是尽人皆知，  
但又面对面仍是陌路，  
我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但不认识我，这样  
就可避免一切可厌可憎的后果。也许因此，  
我选择了写作。

可每一次想到一个曾经万水千山走遍的好强的女人就算选择了在纸上存在，最终也会死得人人可以胡说八道，想到这样的收场，我便迷惘，会有流泪的冲动，会觉得凡事人算不如天算，会眺望

着不可预知的未来，想着属于自己未来的不可预计每每更是惆怅不已。

我说过，我出生在江苏，长在上海，我整个青春期是在上海度过的，所以我喜欢斜着眼睛用飞快的速度从上到下地打量人，我相信我有非常良好的直觉能力，但有时候因为过于相信直觉，又常常使我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正如同我喜欢一切外表光鲜漂亮香喷喷的人或事物，而那其中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假象。

有时喜欢安静，有时喜欢和人凑成一堆。

容易有激情，容易受不住诱惑突然又开始痛苦，就是这样翻来覆去把自己和他人折腾不已。

自认是多情的人，喜欢把多情的人想象成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往事是花，不断地把带着不同痕迹的花迁盆移栽到这个花园里，然后人就老了，老了，老得无可挽回。

其实我整天都在胡思乱想,满脑子不着边际的念头,没事就想找人瞎嗑,实在找不到人练嘴,或有时也想扮扮淑女,我就随手扯张纸,歪七歪八地记下来,后来竟然被人看到,再后来又被整理出版。

从此以后我就以写作为幌子开始过起了不务正业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生活。

我刚正式定居北京,和以前来做客时的心态不太一样了。

我不再好奇,只是居住在这个城市,一切变得日常起来,日常得不再老是想着泡吧。

我喜欢坐在出租车上,让车载着我飞快地经过三环四环五环,我去雍和宫烧香,我喜欢后海的开阔,喜欢黄昏时在公园边划船边眺望白塔的轮廓,托一次大型画展赞助商的福,使我在西城区的恭王府花园内吃了一顿露天的自助餐,记忆中最深的还有三里屯酒吧街,东华门的护城河以及东四服装街,在那里脏脏的街头小吃和路边的电影院,在逛完服装店后累了歇脚时可以继续消耗掉一天。

我爱北京,尽管干燥和大风以及灰尘,给我的皮肤和呼吸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明显把我从过去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它使我健忘,甚至变得没心没肺,轻易就能开心起来。

## 2

小蛋糕是个长得有点像成都女孩的女人,一看就是那种秀色可餐的主,比较有欺骗性的是,她的脾气和外表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小蛋糕的内心极具反叛意识,十六岁就离家出走,因为从小和父亲没见着面,父亲从外地回家时她已读小学,因此她是很少见的从来未叫过“爸爸”这两个字眼的女孩。

小蛋糕的独立是众所周知的,像她那样可人的外表,总能

在第一时间内吸引男人好色的注视，但只要一接触一交谈，小蛋糕有本事让不自量力的臭男人们很快感到自惭形秽纷纷无欲则退。

小蛋糕不害怕一辈子做个孤家寡人，我估计她现在正想往爱护同性方面发展，没事时，老在嘴里嘀咕：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呀……

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小蛋糕希望我们是有钱的老富婆，穿着华服周游世界，然后在旧金山海边温暖和煦的阳光中养老，我们要叫上一队年轻的俊男靓女，雇佣他们，让他们服侍我们，给我们表演歌舞脱口秀等娱乐节目，让我们一次看个够。

我说你不要找我，我还想找个好男人谈场真正的恋爱到老都不分开呢。

小蛋糕对我露出了鄙夷的目光，她说不管你现在多么的花痴，总有一天你会看厌男人的所有把戏，总有一天你会厌倦这一切的。

我们把小蛋糕暂时缺少男朋友的关怀看成是她一向对男人的苛求让男人感到真正的失望。

男人都是同样的货色，差不多就行了，对他要好点。大家没少劝她，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心高气傲。

小蛋糕的名字，来源于有一天我和她在成都和一帮画画和搞摄影的女人混的时候想到的。我说过我喜欢东混西混，只有不着边际的生活和幻想才能使我感到最大的自由和快乐，当然那时我还年轻，年轻得不知天南地北，现在，我们都往三张<sup>①</sup>奔了，也就是离三十岁的生日门槛越来越近了。

我有几个正在往四张奔的男朋友，我说的男朋友是那种正道上，广义的男朋友，也有人说这是第四种感情，比爱情少，比友情多之类的，我喜欢这种关系的朋友。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打情骂俏，但绝不会弄假成真，想入非非的。

---

① 三张。北京俚语，意思是三十岁。

那天我说，往三张奔的好处是，你看明白了很多问题，减少了很多生理冲动，更注重内心体验。有时需要不着边际没有亲密关系又无话不谈的朋友胜过一切关系。

我的往四张奔的朋友说，真恐怖呀，好像一眨眼，四十岁就来到眼前了，然后头发开始掉了，蛤蟆肚开始突了。

另一个说，也没什么，就想成是四十五分的磁带，再等五年，我们又可以翻个面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不过有的人是八十分钟一面的，一成不变地走到底，翻个面就没戏了，一片沙沙响。

我问过一个男人，他是如何感到岁月流逝的，他说，突然有一天，发现邻居家里那些从小看着出生长大的小女孩突然都是三十岁上下了，他才感到了恐惧，自己看自己有时会麻木。

我没什么因为年龄而来的恐惧，可能是从来没吃过青春饭，写作甚至会因为年长经验累积而变得越来越德高望重，当然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自以为德高望重，接受别人的关照和问一些傻里傻气不着四六的问题。

我不害怕年龄渐长，老有老的快乐，动若脱兔没胃口了，还可以用静若处子来安慰自己。

也许我在预先欺骗自己。

骗就骗吧。

我们需要欺骗自己，与其被人骗，不如自己骗一骗自己。

在成都，小蛋糕喜欢看女人，看女人的光腿，看女人的圆润，看女人的润滑，看女人的乖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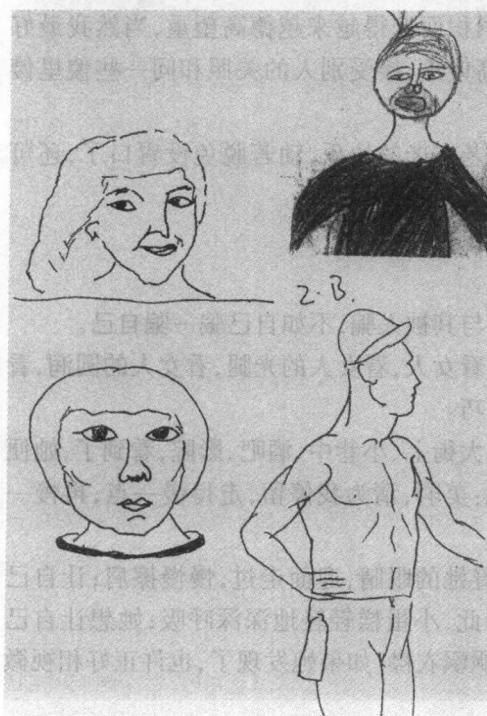
她喜欢看到美女，在大街上、小巷中、酒吧、影院，看到了，她便像那个浮士德，在心里说：美啊，请为我停留，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她想让她的眼睛对着她的眼睛，迎面走过，慢慢擦肩；让自己的鼻际充盈她的余香，为此，小蛋糕轻轻地深深呼吸；她想让自己的手装作无意掠过她的飘飘衣襟，如果她发现了，也许正好相视微微一笑。

美人美景，小蛋糕情愿猜想她的过往，现在，只是不愿看到她颓然老去，所以，只是擦肩而过，相逢原是梦中人，真的不用就此相识。

我告诉小蛋糕，有一本英文杂志叫做《猫》，里面全是成年男人历数的女人坏话。有两句是说：女人和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与男人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瞒人的事。由男人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在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谈不上美。

这坏话说得未免尖刻，可再一想尖刻得还是有道理。  
十三 小蛋糕说自己看美女，有时也很清醒，真美人还是脂粉堆积起来的假面，是充满灵气的还是木头美人，一走近，一凝神，答案自然不言而明。



对于毛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人看事看世界。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和事，值得看和想念。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实验品。

小蛋糕就愿意那个淡妆素裹的美女，那个眼眸黑白分明水灵灵的，像云一样从她身边飘然而过、还会坏坏地含笑示意的女子，为她停留，让她再多看一眼。

多看了女人，小蛋糕的头脑中不局限于美，还渐渐分类，她想似乎女人可分为漂亮的和难看的，幸运的和不幸的，聪明的和笨拙的，温柔的和暴躁的，善良的和眼里都写着恶意的……

善良的女人可能遇到薄情郎以泪洗面,难看的女人有时会有特别温暖的家,漂亮会带来幸运也会让女人红颜薄命,聪明的女人不一定比笨拙的女人过得更开心。什么能让女人得到好运?这个问题像是福利彩票摇奖盘上的小球,不知道它在何时会停下来,停在哪里。

但不管怎样最怕的是女人的眼里怀着恶意的刻薄、仇恨和忌妒,这样的女人会恨所有比自己漂亮、运气好、过得快乐的女人,这样的女人的脸会随着她们的恨而改变,眼白越来越多,五官渐渐挪位,要得太多,永远不知满足。她们就像某个国家盛名远扬的一种花,浑身散发出尸臭,它们吸引人戴着口罩捏着鼻子去看,再让他们被尸臭熏倒惶恐地逃走。

心怀恶意的女人也会出大名,成就大事,她们有时让人认不出那层伪装,等到吃到苦头已经晚了,这种女人是以成就自己、破坏别人为事业的。

最值得人怜爱的女人是美但又不张扬不夸张的女人,她们不是非得要怎么样的,不强求一时一刻的灿烂,她们知道活着就是苦乐参半,生命苦短,美丽不可靠,她们离不开爱情,但爱情又常常让她们陷入沼泽。这样美丽而明白的女人,因为懂得,所以怜惜,同时又微微带着“你不可改变我”的骄傲神情。既彷徨又天真,好像一辈子都在做梦,这样的女人即使从厨房间走出来,身上也不会带一点油烟味。这样的女人,她是她自己的,她的心中自有一个完整的令人想亲近和观望的世界。

年岁渐长,小蛋糕越来越有了欣赏女人的心情。

她越来越懂得女人,几乎和我一样成了一个女人问题专家。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关于女人的问题。甚至在谈论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本身就是女人。

我和小蛋糕第一次被人称为“粉子”就是在成都,粉子在成都是美女的意思,就像尖果在北京的意思。小蛋糕险些被称为“巨粉”。

在菜根香饭店,一桌成都女人带着我们拨拉着筷子,在一大盆红油辣椒里翻箱倒柜般找可怜的小目鱼。

水煮鱼和夫妻肺片还有红油鸡让一群女人犹如蒸了桑那,毛孔扩张香汗淋漓,小心翼翼画成的血盆大口中不时露出或正点或歪斜的一口亮晶晶用过高露洁牙膏的白牙。

酒足饭饱,一桌女人吃饭赛过一个养鸡场。立刻,在座的女人按外形条件和性格特征被分别归类为:

1. 高大壮型,
2. 黑野骚型,
3. 膩妖娇型,
4. 小蛋糕型。

因为有着常常沉迷于往事的表情,因为偶尔目露甜美的忧伤,因为喝了酒脸上会有含着酒精的表情,因为如果遇到喜欢的男人,会风情万种,他们叫我“腻妖娇”。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造就怎样的女人,和成都风情万种的女人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自己成了一汪纯净矿泉水做的骨肉。而在大多数时候,身处钢筋水泥的森林,我如果是水,也只是浑水一滩罢了。

本名叫尤尤的,也就成了现在名副其实的外表甜美内心酷烈的小蛋糕。

小蛋糕,和我年龄相仿,从未婚配,现在混在北京,属于每个周末出来到酒吧 high 一次的时尚青年和夜行动物,她喜欢随着好的跳舞音乐摇晃身子,在充满节奏感的电子音乐中迷失自己,让身体随着 DJ 调整唱片的手晃动,让灵魂随之起舞,飞翔在宇宙,飞翔在整个世界之外。

她最快乐的一次经历是在河北承德的金山岭长城上和几百个人一起跳舞,从晚上一直跳到第二天上午。下雨了,大家在跳舞;雨停了,星星出来了,大家在跳舞;早晨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大家

还在跳舞。身后长城上的烽火台已燃起了缕缕的白烟。

在长城上,我和小蛋糕在夜色中有着相近的表情和相似的五官,像一对盛开着的姐妹花。

我们一边跳舞,一边相互靠近舞动着的身体,用同样妩媚的深情向对方凝望。

我说,我从上海来,可惜上海没有这样的长城,只有北京才可以站在这样的高度跳舞。

小蛋糕对我说,可是,上海有外滩,我们可以在外滩的游轮上跳舞,只有上海才有那样颓废的梦幻气息。

后来真的有一天,这两个北京的江湖小青年结伴来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外滩,在十六铺码头上停着的一艘游轮上,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安娜号游轮当然没有泰坦尼克号大,但电子音乐把我们又带向高处,地点变了,激动的心情是加倍的,窗外不再是酒吧,舞厅,长城,而是外滩的风,醒着的上海,流动着的黄浦江,那些摩天大楼合不拢的眼睛。

长城让我们在登上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处跳舞,黄浦江却是别一种风情迎面扑来,潮湿,柔润,两种风情都让人陶醉。

尽情地舞蹈,放松自己的身体,尽情舞蹈,每个人都自信,神采飞扬,是真正开始为自己活着的一代,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做自己的舞蹈明星。世事,人情已无关,只是陶醉在音乐里的人,就是陶醉在为自己敞开的美丽和自然的世界里。

在飞翔中做梦,在梦中飞翔。

在音乐中小蛋糕舞动身体,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身在何处,对生活不再不满,热情也不再只是压抑在心。

好的跳舞音乐就是释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

当你读一篇好文章的时候,它会让你忘记你在阅读,当你听到好的音乐,你会忽视聆听本身。

每一个在音乐中陶醉地晃动自己身体的人都是最美的,他们的眼光不看别人,特别的投入忘我,特别的酷。

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非常自然,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最美的舞蹈明星,最耀眼的那一颗星。

有个 DJ 在 E-mail 里写了一段话告诉她,小蛋糕很喜欢那一段话。他说:好的音乐就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秘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当你发现它的时候,你是快乐的,当你不断接近秘密的最深处时,你便是在享受快乐了。

快乐的最高境界是分享,此时在这个秘密世界里的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同时几百几千人,这就是 DJ 的秘密世界。

好的音乐是一次旅行,可以是一首歌,一张专辑,一个 PARTY,或者一次节目。

DJ 是你不知不觉中跟随的人,他会在一段或短或长的旅行中一直引领着你向前,向上,向下,然后再向前。路途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所做的就是跟随,因为当你正自在欣赏眼前的景色的时候,DJ 已经在准备下一张唱片了。

但是真正的乐趣是:未来永远未知。

在跳舞之外的小蛋糕,外柔内刚的小蛋糕,内心刚烈常常恨自己不成钢,重义气,对喜欢的朋友好得要死,对没有缘分的人有时傲气十足,我行我素。

小蛋糕,现有一个自己的广告设计公司,下面有六七个职员,据说配合得不错,公司正常发展,已进入良性循环。小蛋糕的理想是不仅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她喜欢的女人。

### 3

现在隆重推出本三人帮惟一男士成员:高路路同志。

该男士简称路路。三十出头,中等个子,英武气十足,属于平时老谋深算,长相老成,善于运筹帷幄之间,重义气,又会无端忧郁,善于享受孤独偶尔也会多愁善感的人。

高路路爱看武打书,常常感叹:小李飞刀成绝响,人世不见楚

留香。

或突然的走神，嘴里冒出一句：我不是圣贤豪士，我只有一腔热血。

一个一向深沉的男人身上突然透露出少年的天真，是不是很可爱？

路路喜欢的是楚留香给人的那种感觉，只要让人看见楚留香，心里就会觉得有一团火，不是那种可以烧及人的火，而是一团暖暖的温温的火。好像晚来天欲雪时室内红泥小火炉里的那种火似的；

好像有好朋友在欲雪的寒夜要来饮小火炉上的酒时那种心情一样；

也好像初恋而失恋，再一次有了恋情时那种心情一样。

至于小李飞刀，他虽然不是君子，但他做的事却是大多数君子不会做不愿做也永远无法做到的。

他做的事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偏要做，也只有他竟然都能实现和做到。

所以有人根本不相信世上真有李寻欢这种人，不相信世上真有他那种对人深挚的伟大的感情。

路路觉得李寻欢懒散而潇洒，萧疏而沉着，他身上充满了诗人气质的落拓，就像他喝酒，是因为他有伤心事，他活着，本就是在忍受着煎熬折磨和打击。

他寂寞也悲痛，但却是英雄才有的寂寞和悲痛。

路路是看着这些书长大的，他们是他的成长宝典，为人指导。

喜欢楚留香和小李飞刀的男人是有男人气的，但也许作为普通朋友更好，他们太善变，想的事太多太全面，他们会为朋友和大局付出很多，独独苛刻对待自己和他们的女人，跟在他们身边的女人是要吃苦的，有时内心受的苦更要胜过别的。

可是他们也是值得好女人等待和受苦的，因为他们也会成就他们身边的人，一起变得不一样。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路路人不高，小腿细，他说这样跑得快。

他的头大，脖子粗，他说老虎和狮子都是这样的。

他说天才都是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好胃。

他的牙不错，半夜结束一天的工作，他还能去鬼街吃麻辣龙虾。

可是他的胃不好，老是拉肚子，这个他就不提了。

我和小蛋糕有时戏称高路路为钱包和款爷，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男女纠葛存在，路路不用怀疑我们居心不良眼光盯住的是他的钱包问题，反而很放松，我们比他过往的无以计数硕果累累又昙花一现的女友更让他感到信任和快乐。

作为我们周末三人帮活动组成员之一，路路属于少年时是北大高才，志向远大，他有辉煌的过去但不大提。青春期离家去读美国人的书，骗美国人的钱，学的是金融和计算机，后来又趁网络的泡沫刚起来的时候回国创业，在网络的泡沫渐散时脱手走人，走了一着金蝉脱壳。

路路说他要是抛得早，身价已是千万计算，当初有公司要买他们的“全来买卖”网站的，开价都是在5000万以上。路路本来想做得更好时才脱手，可后来形势急转而下，和路路的原先的计划还是有了反差。

还好，路路总是能很快调整自己，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再忙起来他看上去依然得心应手，闲闲散散。他又投入下一个项目，用钱滚钱去。我想他其实没有多少钱，他的钱都在他的项目里。

他要的就是不断地创造出项目，然后带领一队人围着这项目投身进去，忙得煞有介事的。而他也许看大家都忙着了，反倒会退出来，抽一根烟，叹一口气，看大家都在为他忙，于是得意地发出会心的一笑。

一个正在创业的男人要走的路简直没个够，好在路路并不是那么贪心和贪财的男人，他马不停蹄，一个战役打完了又开辟另外